

印尼政府面臨挑戰的剖析

羅石圃

在「亞西安」面對侵棉越軍沉重威脅的當前，一般人所關心的，祇是位於虎口邊緣由軍人與多黨聯合組成內閣的泰國政局，殊不知人口與幅員均佔此一區域組織一半以上的印尼，其政府正面臨着內部不斷的挑戰。至於這些挑戰是否會形成政潮的狂瀾？甚至演成政變兵爭？如果深加探討，當不難從來踪推知去跡。

一、三屆大選已顯示政府前途多艱

印度尼西亞，於一九四五年八月，脫離了荷蘭殖民地的統治宣告獨立。此一擁有一億餘人口，分佈在數千個島嶼的共和國，於獨立之初，即以五大柱石為立國精神——亦稱「建國五原則」：1. 信奉全能的真主；2. 人道主義；3. 民族主義；4. 民主主義；5. 社會公平，依照所頒佈的憲法，其政制以「人民協商會議」為全國最高權力機關，代表人民行使政權，修訂憲法，釐訂國家大政方針，選舉總統、副總統。該會至少每五年開會一次，其代表人選，包括立法院全體立法委員，及由各地區、各行業所選出的代表，五年改選一次，相當於我國的「國民代表大會」，印尼行使治權的機構有四：1. 總統，以國家元首兼為行政首長，在元首身份上，總統對「人民協商會」負責；站在行政首長立場，又須對立法院負責，任期五年，連選得連任。2. 為立法院——國會，擁有立法及通過政府預算權，全體委員均為「人協」代表；3. 為最高法院，負責司法事宜；4. 為監察院，負責政府年度支出的監督考核及預算審計①。

註① 「訪問印尼報告」，郭湘章撰。

當首任總統蘇加諾在任的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的十年期間，印尼並未依照憲法規定，舉行過大選。這顯然是由於政黨過多，加上當時被認為合法的「印尼共產黨」與軍方及回教保守派各黨，又積不相容，一經舉行普選便難免演成大亂。更重要的是蘇加諾存有戀棧之心，而印共又投其所好，倡導擁他為終身總統。

一九六五年的「九卅」政變，是印尼獨立史上劃時代的大事，當時狂妄自大的總統蘇加諾，爲了換取中共及印共協助他平分東南亞海域的統治權——亦即使印尼的領土擴充至新、馬、菲與婆羅洲，不惜讓印共將其政敵——陸軍領導人斬盡殺絕。所幸陸軍參謀長蘇哈托於屠刀邊緣潛回軍部，指揮陸軍向印共基地反攻，且獲得了反共愛國的學生與廣大回教徒奮起響應，終使印共領導者非遭殺戮即已逃亡。中共的使領館已被封閉，蘇加諾也在此「九卅政變」流產後被迫下台。

蘇哈托於平定政變亂局後，在全體軍人、學生與愛國羣衆一致擁戴下接掌政權，先行成立「臨時人民協商會」與「國會」，並決定繼續奉行建國五原則，及表明將遵照一九四五年頒定的憲法恢復民主政制。一九六八年，蘇哈托經「臨時人協」選爲總統，當即宣佈：政府必將儘速恢復大選。至一九七一年，已經中斷了十七年的大選，始從此廢續舉行。這位反共強人，不僅曾使印尼在赤浪橫流之中，得以撥亂反正，且曾使印尼經濟從蘇加諾時代的崩潰絕境，獲得復蘇。當時他組成的「開發內閣」曾經羅致大批受過美國訓練的經濟專家，致力於重建工作，終使通貨膨脹，由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六百，下降到了百分之八。所以在一九七一年舉行的大選中，他贏得了壓倒性的多數票而當選連任^②。

一九七六年原爲第三屆大選舉行之期。但由於當時的印尼經建受到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沖激，形成了停滯甚至倒退狀態，通貨膨脹，又升高到了百分之廿；再加上國營石油公司「帕達敏納」，在所有產油國家無不因油價高漲而大獲重利的聲中，竟以人謀不臧，宣告破產，而且負債高達美金百餘億元，以致國人無不歸究於政府的用人不當，所以耶加達政府，不得不將大選延展至一九七七年舉行。大選結果，蘇哈托總統雖然當選連任，但在選舉「人民協商會議」代表及其後在一九七八年選舉總統的過程中，則並不如上屆大選的平靜無波，如果不是三軍將領正式出面支持，幾使他無法渡過險象環生的驚濤駭浪。這便足以顯示蘇哈托政府從此前途多艱，勢必受到多方面的挑戰^③。

二、破獲暗殺陰謀之謎

最近兩年來，印尼政府所面臨的抨擊，是來自多方面的，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首推政界與高級知識份子方面的指責。今（一九

註^②

「印尼二屆大選與政局」，本刊，十卷，十一期，一九七一、八、十，拙著。

註^③

「印尼大選前政治風雲激盪」，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八、元、五—六，柳風撰，二版專欄。

八〇)年五月十三日，一批擁有五十五人的在野政人——包括前總理納西爾、前國防部長納蘇頓將軍、前警察總監桑多索將軍、前耶加達市長沙迪金將軍、前蘇門答臘軍區司令莫科律達將軍等，及其他頗有聲望人士，以「憲法覺醒集團」為名，(一般都稱之為在野黨)，曾聯名向國會上書請願，要求譴責蘇哈托總統濫用權力，危害國民團結。由於國會四百六十個議席之中，執政黨「從業集團」和軍人佔三分之二的壓倒性多數，以致對此一請願書並未採取行動，且由政府方面指示報刊、電台、通訊社，不予刊播，不過請願者已將此項文件複製本，經由同情者散發於各機關團體，其中指責蘇哈托總統的講演，顯然都在離間軍人與平民，企圖游說軍人在政爭中向他一面倒，而不能保持地位的超然^④。

請願書雖未得到國會的反應，新聞傳播機構亦未予刊播，但反對黨人不甘緘默，迅即公開抨擊蘇哈托總統政策的不當，前總理納西爾公開指出：他對蘇氏於四月間在巴干峇魯演講，深表遺憾，因為在講詞中所譴責的印尼部份回教徒，企圖改變建國五原則，頗有顛倒是非之嫌，顯然是由於他忽略了此一神聖的五原則，已被用為威脅人民的藉口，能不令人感慨萬千^⑤？此項抨擊的語氣雖相當緩和，且並不違背民主與言論自由的常軌，但這是蘇哈托執政十三年以來，首次遭到的公開批評。更嚴重的，是公安機構，於今年六月中旬，宣佈破獲了一項暗殺政要——包括總統在內，以便推翻政府的陰謀。

據傳說：印尼公安首長蘇莫多將軍向全國編輯人指出：曾破獲一份由匿名人士所擬的文件，其中表明一項暗殺八十名政要的陰謀，包括蘇哈托總統、國務部長蘇哈莫諾、情報部長莫多波等，並將由六人所組成的主席團接掌政權。此項造反計劃，預定於八月十七日獨立卅五週年紀念日付諸行動，蘇莫多除披露此一文件而外，又另出示一份有關新領導階層的文件，並且暗示這一暗殺陰謀與「五十五」人集團有所關連。證據是文件的字跡，與該集團向國會所提呈的請願書乃出於同一打字機。至於六人主席團的份子，則據透露均為退役軍人^⑥。

此一陰謀叛亂案如果屬實，印尼政府便不能視之等閒；但事實上，既無人遭受逮捕，而耶加達軍區司令薩蘇諾將軍則表示：該市局勢穩定，國防部長適於此時謁見蘇哈托總統後，亦聲稱印尼局勢正常。公安當局且否認破獲暗殺陰謀的報導^⑦，身為五十五人集團之一的前耶加達市長沙迪金，則對記者指出：「任何人都沒有殺害包括總統的八十名政要之可能」，尤其「憲法覺醒集團」，既沒有掌握軍隊，也沒有現役軍人參加，且相信民主政治的人，斷不會從事暗殺勾當，因為暴力與民主乃背道而馳^⑧。

註④ 「蘇哈托面對強大挑戰」，新加坡〔南洋商報〕，引載入路透社▽耶加達專稿，一九八〇、七、十、卅九版。

註⑤ 入法新社▽耶加達電，一九八〇、五、十三。

註⑥ 入美聯社▽耶加達電，一九八〇、六、十四。

註⑦ 同註⑥。

註⑧ 入合眾社▽耶加達電，一九八〇、六、十七。

三、學生代表語重心長

蘇哈托由救平「九卅」政變，到執掌政權的過程中，軍隊與學生及堅決反共的廣大回教徒，正是他的三大功臣，但他於一九七八年競選連任總統期間，則遭遇了反對他連任的澎湃學潮。該次學潮，乃於一九七七年七月，由耶加達各大學生反對巴士加價開端，接着嬗變為募款救災及反貪污運動，至來年選舉之前，學潮狂瀾更波及到萬隆、泗水各大學，其口號標語且標明了「武裝部隊不能成爲某些人的私產」。此即顯然在離間堅決擁護蘇氏連任總統的軍人集團。

繼後，耶加達、萬隆、泗水、茂物等四大學同學，又推派代表聯袂晉謁「最高諮詢理事會」當局，要求敦促蘇哈托拒絕總統候選人的提名，以免遭到推翻，並正式提名前耶加達市長海軍陸戰隊司令沙迪金中將爲總統候選人。此不僅表明了先前作爲蘇哈托執政三大支柱之一的學生運動，已正面反對他繼續執掌政權，且已揭穿了在學潮幕後的指使者爲退役軍人集團，再由當時被目爲煽動學潮的朋多摩將軍指陳：他同意今後十年的總統位置仍須由軍人擔任，但他反對蘇哈托長此蟬聯^⑨。可見印尼的反政府挑戰勢力，已於一九七八年總統選舉時期，造成了在野政人與學生運動初步結合。

至於近年來，學生運動的動向如何？基於耶加達政府對學運已從事積極領導，俾由破壞性而轉爲建設性，使很多學生都參加了由政府支持的「印尼國家青年委員會」(KNPI)、及「印尼新一代青年」(CAMPI)，所以很少發生學潮。迨今年元月，耶加達學生代表四十人，赴蘇俄大使館抗議俄軍侵阿，要求侵阿俄軍迅速撤離，不料蘇俄大使於表明俄軍入阿乃應阿國政府請求後，接着指出印尼的局勢，比阿富汗更加動亂，於是引起了學生們的怒火，造成反俄的學潮狂瀾，由耶加達波及泗水及棉蘭，但經過外交部向蘇俄大使的抗議，及向學生疏導，此次學潮即告平定，並未轉移到以反政府爲目標^⑩。

今年七月中旬——亦即傳言破獲暗殺八十名政要消息的一月後，公安部門又透露破獲了一宗反政府的「印尼黑旅組織」，企圖由日本「赤軍游擊隊」支持，在耶加達展開恐怖行動。「黑旅」組織吸收了印尼八十名大學生成員，並已與四個「赤軍游擊隊」進行連繫，且有四名外國人因此被捕，正在接受偵訊。不過官方對此事並未發表正式聲明，而公安部門也要求新聞媒介保持緘默。惟據「法新社」駐耶加達記者報導此項新聞時表示：印尼各大學學生已無視於政府禁令，及所謂校園生活正常化的政策，自動恢復由選舉產生的學生團體，從事各項活動，並且不斷經由地下報刊，發表他們的政見，近數月來，耶加達、萬隆與日惹有三個學生刊物被查禁，但又另有新的同類刊物發行^⑪。

註⑨ 「印尼反政府學潮的背景與評價」，本刊、十七卷、八期、一九七八、五、十、拙著。

註⑩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〇、元、七、一版。

註⑪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〇、七、十四、二版。

破獲「黑旅組織」的消息，乃在此種情況下傳出，但印尼的新聞媒介，迄未予以報導，而外國記者對此事所作的報導，在經過印尼有關機構檢查時，亦遭到了刪除^⑬。國會議長及其助理曾與學生代表舉行過公開會議，以討論國是為主題。學生發言人指出：他們認為失業、地價的哄抬，與物價的騰升等，擴大了貧富懸殊的鴻溝，也已使其他社會問題日益嚴重，都適足以造成共黨捲土重來，所以他們不得不對政府發出諍言，以便矯正政策的偏差。另一位代表印尼藝術家的巴立，則建議國會對政府的政策，應從基本上加以修改，否則人民將日益陷入水深火熱之中^⑭。

四、誹謗蘇哈托的謠言

蘇哈托執政十三年來，最大的成就，為吸引外資開發印尼資源，由經建所造成的欣欣向榮，有目共覩，惟以近年來受到世界經濟萎縮的影響，通貨日見膨脹，物價不斷升騰，社會大眾對政府多表不滿。他們都認為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印尼盾貶值百分之卅三點六所帶給大家的利益，早已因通貨膨脹而付諸東流，據耶加達官方宣佈：目前的通貨膨脹率為百分之四十，不過外國財經專家，則估計已經到達百分之五五。而工資的增加，又無法跟進，遂導致工人與社會大眾都在生活壓力下，對知識份子的反政府論調，表示同情，因而使蘇哈托政府所面臨的挑戰益加廣泛而嚴重^⑮。

蘇氏今年三月和四月向軍人先後發表演說，指出一切有關他的家屬大規模貪污的謠言，盡是出於企圖推翻政府的邪惡陰謀，從而警告造謠者，說這是武裝部隊所不能容忍的。接着他又憤怒地說：造謠者甚至指他和某一電影女星有了曖昧關係，其實她與她從未謀過面，另一謠言：指其夫人操縱公共工程投標，照例須抽取佣金。他表明這些無中生有的中傷，再經過政治野心家的製造傳播及添醋加油，無非都是以下屆大選取代他執政為目標。

有關蘇哈諾夫人貪賄的謠言，由來已久，尤其在大學校園，經常是學生談論的題材，他們所界予第一夫人的外號，已由先前的「十巴仙夫人」^⑯，晉級為「五十五巴仙夫人」，此類醜化蘇哈托伉儷及其家屬的謠傳，並不止於街談巷議。今年七月，一位印尼國營石油公司已故高級職員泰希爾的遺孀，且在新加坡公然宣稱：蘇哈托總統曾於一九七八年從購買軍火交易中收取佣金^⑰

註⑫ 同註⑪。

註⑬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〇、六、十八、二版。

註⑭ 同註④。

註⑮ 同註④。

註⑯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〇、七、廿二、二版。

。此說雖經蘇氏極力否認，但無法堵塞悠悠之口。上述五十五人反對集團在上國會的請願書中，要求譴責蘇哈托濫用權力危害國家，所指控的便與此有關。

此外，國營石油公司虧空百億美元的舊案，雖已事隔多年，但國會反對黨仍然舊事重提，要求政府設立專案委員會加以澈查。政府在五月間雖曾就此案向國會提出報告，但仍否認該公司高級職員的貪污事宜，祇認定前負責人蘇多沃將軍有「管理不當」的行政責任；至於對他的軟禁為何解除？則未作解釋^①。官吏貪污，在印尼雖由來已久，但近年來，蘇哈托曾經授權有關單位大力整肅，甚至調查過官吏財產，惟仍無法澄清政風。印尼的在野者雖把貪污比為癌症，作為向政府挑戰的武器，其實一旦到了自己上台，恐怕也會感到無可奈何。

五、來自左右的壓力

在蘇哈托政府的開發政策下，受惠最大的，為工商企業家。他們已由小本經營，一變而成為大富翁。照理，這批暴發戶，應該是現政府的擁護者，然而他們並不知足，對政府的外貿政策頗表不滿，一直在竭力推動開放對中國大陸的直接貿易，甚至主張與北平外交解凍。誠然，印尼與中共貿易，多半經由新加坡商人轉口，使其從中獲利，如果改為直接出入口，則此項利潤，便不會落入新商手中。不過中共的貿易乃統戰策略的一環，其所以不惜利誘印商開拓直接貿易，便是作為與印尼復交的敲門磚。

一向反共的印尼陸軍，在經過「九卅」政變後餘孽猶存；而右派回教徒，對北平及其支持的印共更是啾恨入骨；何況印共殘餘仍在北平接受參養，並在爪哇各地重建了地下組織，無時不在企圖死灰復燃。所以印尼軍方和回教人士都堅決反對與北平直接貿易與復交，至於蘇加諾雖已去世多年，但其殘餘份子對他生前企圖聯合中共以平分東南亞的政策，照舊奉行，且對這位狂人始終尊崇不衰。印尼工商界在彼等幕後策動下，更形成了與北平開拓直接貿易以至復交的壓力，深使政府左右為難。這又是來自工商界的一項挑戰。

蘇哈托政府自從羅致經濟專家組成「開發內閣」以來，一直着重引進外資，但規定外商必須與印商合作，及外股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九。於是美歐及日本與東南亞華商的資金與設備都相繼湧入。由於在印尼從事進出口貿易與工礦各業的，一向以華商居多，以致前來印尼投資的外商，亦以他們為合股經營的主要對象。但在保守的印尼回教徒心目中，則認為此種經濟發展的弊害，已達到了危害國家生存與民族特性的邊緣，不僅有悖於建國五原則的民族主義，也造成了社會財富的更不公平。今年四月間，蘇

註① 耶加達《法新社》、《合衆社》電，一九八〇、七、五。

拉威西排華風潮繼起，便是由此種因素所造成^⑮。至於前幾年的反日學潮，更顯示了反對外資投注的色彩。但這些都與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馳。

耶加達政府為解決華僑問題，正在為八十萬旅印華僑辦理入籍手續，但因經紀人從中敲榨，將官方規定的手續費六美元，抬高為三千三百美元，導致政府此舉也備受責難。五月卅日，印尼司法部長也曾慨嘆於華僑入籍手續之所以如此拖延，乃由於有關官員從中索賄所致^⑯。新聞部長穆爾更指出政府決定准許華僑歸化，並非為了使執政黨增加票源，乃從國家利益着眼^⑰，可見此項政策也受到了反政府集團的中傷。

在印尼的對華政策上，一方面有人主張開擴與大陸的直接貿易及與中共復交；另一方面又有人對此大加反對；同時更有人不信任新加坡華人，這由新總理李光耀前不久訪印，與蘇哈托談判雙方開發峇淡島問題時，印尼報刊所持的懷疑態度，即可窺知。其次，「亞西安」之宗旨在使五國在經技術文化上團結合作，尤其在利用新加坡的資金及設備技術開發印尼荒島的草萊，這是蘇哈托政府在外交與經建上的傑作，然而仍難免受到反對派的挑戰，即此便可想見蘇哈托政府所受各方壓力之一斑。

六、「指導民主」已不合時宜

印尼政府在當前所受到的挑戰雖從四方八面而來，但尚沒有超越民主政治的常軌，亦即並未興起政潮、學潮或工潮等暴力事件。

獨立後的印尼，雖以民主為建國五原則之一，但當時領導印尼獨立的蘇加諾，則認為西方式的開放性民主政制，並不適合印尼的要求，所以他強調印尼的政制，乃為「指導民主」。印尼在首屆選舉前所製訂的大選法，便曾規定：國會全體立法委員包括民選與武裝部隊代表，後者約佔總額四分之一，至於最高權力機關的「人民協商會議」，其代表總額為國會全體委員人數的一倍，除全體國會議員均為當然代表而外，其餘一半代表，由各地區及各職業階層選舉產生，而武裝部隊亦為職業階層之一。

至一九七一年由蘇哈托政府所舉辦的第二屆大選，其選舉法亦規定：國會全體立法委員總額四六〇人，武裝部隊佔一〇〇名，「人協」代表總額九二〇名，除國會全體委員均為當然代表佔去半數而外，其餘一半，則由地區選舉與各職業階層平分產生。在職業階層所分配到的二三〇名代表之中，軍人代表又佔了一五〇名，再加上國會委員中的軍人代表一〇〇名，故在「人協」九

註⑮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〇、四、十三、二版。

註⑯ 法新社V耶加達電，一九八〇、四、十一、及五、卅。

註⑰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六、廿三、二版。

二〇〇位代表名額中，共有二五〇名軍人代表^②。

在二屆大選前，印尼各職業階層，已經由政府與軍方大力推動，組成了類似執政黨的「從業集團」，並已產生了「人協」代表一五〇名。換句話說，此項代表名額再加上軍人代表名額，即等於蘇哈托政府在「人協」的全體九二〇名代表中，擁有無須經過大選的四〇〇個席位。再由於「從業集團」以執政黨的聲勢及財力，在各地競選氣餒逼人，且有軍警從旁協助，如果不是當政者唯恐在野黨在選場上全軍盡沒，不得不促使執政黨稍留餘地，則在第三屆大選時，便難免造成一黨專政。當前印尼國會由軍人及執政黨佔全部議席三分之二以上，便是由此形成，以致在野的政人與學生等，都表示不滿。

蘇加諾當政時代，對政黨漫無限制，黨派林立，競爭激烈。當時蘇氏之所以不惜違憲而一再遷延大選之期，便是唯恐在競選時由黨爭而觸發暴亂。至蘇哈托政府恢復普選，首先便是致力於將政黨合併，第二屆普選前，原有的卅多個政黨已併成九黨，第三屆普選時，此九個黨再併為三個政黨：1.「從業集團」——簡稱「戈爾卡」；2.「回教統一建設黨」——簡稱 P.P.P.；3.由「國民黨」、「天主教黨」、「基督教黨」聯合組成的「民主黨」——簡稱 P.D.I。

蘇哈托將政黨如此一併再併，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亦被反對派指責為閹割政黨，完全倚賴武裝部隊而走向獨裁。從第三屆普選前，政府情報總機構副主任慕爾托提出警告稱：「倘使『戈爾卡』得票過多，以致扼殺其他兩黨或一黨，則將演變為極權主義，不合乎『建國五原則』的民主精神」^②……這一方面表明在野兩黨的候選人能夠中選，乃得力於軍方控制的執政黨手下留情，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在國會之中，在野黨議員不過作為陪襯而已。

「康奈爾大學」安德遜教授在分析印尼情勢時指出：蘇哈托上台乃得力於五類人的支持：即軍人與回教徒、新教和天主教少數派、土生企業家、學生與高級知識份子，而今政府的基礎顯已趨向狹窄^②。尤以全力支持蘇哈托的軍人集團，由於新陳代謝，當年與他並肩對荷軍作戰的老戰友，多已退役賦閒，而不斷向政府挑戰的「五十五人」政團，其主要份子，便是這批不甘伏櫪的老驥。不過這批人也相信今後十年的印尼政權，仍須由軍人掌握，而在目前的軍事將領中，似尚無人可以單獨取代五十九歲的蘇哈托地位。

註① 「印尼三屆大選與今後的外策」，本刊，第十六卷、十期，一九七七、七、十、拙著。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印尼政局背後的轉變」，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七、十三、八版，迎盈摘譯自六月廿七日「遠東經濟評論」。

七、結 論

印尼政府面臨的挑戰勢力，雖並未超出民主範圍，但這些勢力已由各自為政而逐漸趨向結合。政府的對策如何？在根本上，「指導民主」政制既已不合時宜，政府便祇有擴大基礎，延攬各方政治領袖參與。至於蘇哈托政府自第二屆普選爲了防堵共黨捲土重來，將芸芸衆黨合併而成爲九黨，這原是不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其後在三屆普選前，又將此九個政黨併而爲三，已使政府的基礎比實行「指導民主」的初期更加狹窄，其所遭到的多方面挑戰，顯然是由於違反了時代進步的潮流。

正如學生代表對國會議長所指出的，他們之所以不得不對政府發出錚諫，乃慌於政府在政策方面所造成的失業及貧富懸殊，適足以造成共黨死灰復燃。這一席話，可謂語重心長，站在堅決反共立場的蘇哈托政府以及效忠政府而與共黨誓不兩立的三軍，當不會爲了防共而採取的權宜措施，反被共黨利用爲捲土重來的工具。政府雖曾在一九七六年破獲沙維托政變陰謀，但對牽涉的要人，認定其在有關文件上簽名時曾遭矇騙而不追究；今年又相繼破獲暗殺陰謀及「黑旅組織」，不但並未拘捕嫌犯，且不加宣揚，尤其擬將權力最大的「公安司令部」裁撤。由這些事例亦不難窺知蘇哈托政府正在謀求走向寬大開放之路。

值得警惕的，是擁有三百多萬黨員的印共，自獨立運動時代即已滲入各黨派與人民團體。在蘇加諾執政時代，擁有八百萬會員的「印尼總工會」便曾由印共加以操縱，自「九卅」政變後，印共雖由反共羣衆協助軍方予以掃蕩，但在北平與新德里仍然有親「華」與親俄的兩派印共殘餘，且早已將勢力伸入國內，與潛伏份子溝通。例如一九七八年總統大選前的學潮，據第二軍區司令官威威多揭露，乃爲共產國際策動沙維托政變未遂的餘波^②。再從泰國推翻軍政府的學潮，爲共黨假手政客在學生幕後所推動的前車之鑑，可見今後印共對印尼政府所面臨的挑戰，勢將從中推波助瀾。蘇哈托政府以及具有與共黨長期鬭爭經驗及血的教訓之軍方，對此當不會視之等閒。

註② 同註①。